

平均分配就是公平嗎？

整理 / 顏秀竹 攝影 / 林枝旺

南投縣水里國小是個歷史悠久的學校，因為地理位置較方便，比起其他的小學人數較多，很多台電員工的子弟也是在這裡啟蒙的。

以籃球運動的發展為重點的水里國小，電基會補助了四百多萬蓋一座體育館，充實護欄、自動升降籃球架等設備，並與水里國中、水里高職合作，將培訓出來的好選手，一路往上栽培，產生了不少籃球國手。



即將退休

的傅國明校長說：「每年電基會都會給這裡每一所小學二、三十萬的補助金。」在九二一地震過後傅校長也向電基會申請了五十萬改善教學設備等，但若暫時撇開這些特殊時點等災後補助，以每年每個學校所分得的二、三十萬來看，似乎有點不盡理想的地方……

傅校長說，一個一千人的學校，與一個幾十人的學校所需的資源是不同的，每個學校都給予相同款數的補助，運用起來效果不太相同，也不太公平。當然每個學校仍是要靠自己經營，而非僅靠補助，但若針對補助金一案來看，是不是有更好的方式呢？

傅校長說：「回饋金要真正落實，

就要來實地看看！」他的建議是：如果電基會可以先擬定出來今年預定補助教育機構多少錢，就實地到地方上去看，開出大體方向，再由學校

提報各自所需的部分，具體實行後，電基會再實地來驗收成果。或是用「重點輪流」的方式，今年先以發展某些學校的重點部分，那怕是花一、兩百萬等較多的錢，總之先弄好之後，明年換另一個學校或重點，這樣來做，可以化零為整，更有魄力，更有效率地顯現出成果。而且應將班級數、學生人數考慮進去，因為雪中送炭總比錦上添花來得好，傅校長比喻地說：

「如果一個學校沒缺什麼，領了這筆錢只不過多買一台冰箱或什麼的，但對一個需要的學校來說，是能救急的。」

也許大家的意見不一定一致，但是也能為實行方針提供一些方向，將資源分配做更有利的組合，「平均分配是不是最公平的方法」？供大家思考一下。

【交流耕園】

「電基會」基於敦親睦鄰的理想，每年都會發放協助金給各電廠所在鄉鎮的公所、農漁會、學校等，使其兼具科技、資源與美好願景。協助金進進出出也許有些不盡人意，或許還有更好的方法可以讓每分錢發揮更大的效益。如果您有寶貴的建議，在公益無私的立場下，歡迎來信告訴我們，將在本專欄中回應您的建議，期盼在大家共同努力下，讓「資源」豐富我們的「家園」。

【大地之歌】以詩心看待充滿傷痕的土地

曾貴海 的戀戀大河情

這些年來，曾貴海對環保運動的投入與付出，是有目共睹的；加上他溫和的態度、理性的溝通與從不放棄的堅持，讓許多原本希望渺茫的環保議案，紛紛出現了突圍的契機，也讓他成為各方推崇的「南台灣綠色教父」。

文 / 邱麗文

攝影 / 林枝旺



生活在台灣，要想活得感性且充滿希望，勢必要經過一番奮鬥。只因我們的土地，這個孕育、滋養我們的「母親」，受傷了。除非透過不斷地診療大地傷痕，並投注無限的熱情來護衛瀕臨崩潰的雲雨山河，才有機會重溫被「母親」溫柔擁抱的喜樂，才有機會讓心靈再度因環境的豐美而感到安定、安全。

台灣，曾經是外人眼中驚嘆的「福爾摩莎」，象徵著純美、世外桃源的嚮往；可是近百年來，由於過度地建設且輕視對環境的保護，讓這片原本充滿綠意且欣欣向榮的美地，變成了充滿髒污且林立

惡源的傷痕大地。這些轉變，看在曾貴海的詩眼裡，總會產生切膚的痛楚，在他的觀念中，「土地」就是一切愛與希望的起源，不管個人的成就再大，都是從這片生、養他的土地奠基的。

用詩的聽診器來診察土地傷口

基於家族的血脈，讓曾貴海混有客家、平埔及河洛人的特質，那是勤樸、本土及堅毅的頑強生命體質。中學就開始嘗試創作，在高雄醫學院就讀期間，與同學共組了「阿米巴詩社」，開始在詩人的善感及醫師的理性中間擺盪，對生命與環境

的交互關係，感受敏銳且充滿改革的理想。一九八二年，曾貴海從台北榮總調回高雄服務，卻發現離鄉十年的家園，竟變得如此陌生，許多美麗的回憶，都已尋不到發源的場景，讓他又驚又憤，便義無反顧地投入環保運動的洪流。

這些年來，曾貴海對環保運動的投入與付出，是有目共睹的；加上他溫和的態度、理性的溝通與從不放棄的堅持，讓許多原本希望渺茫的環保議案，紛紛出現了突圍的契機，也讓他成為各方推崇的「南台灣綠色教父」。基於，「土地與人的關係，是共榮共存的」信念，讓曾貴海堅

持用詩的聽診器來診察這個充滿傷口的土地，並以良醫的用心來全力救治，以期待環境復甦、再度展現生機。

曾是個懷憂寄情的文藝青年，終日與生活中的美景善意迴旋邂逅，隨後又帶著詩情與照顧人們健康的宏願，成為胸腔科名醫。擁有受人敬重的身分及文學的長才，加上不虞匱乏的經濟條件，曾貴海本可愉快地行醫、寫詩，當個標準的「中產階級」，不必理會其他「閒」事。可是，生性浪漫又無法見容於環境毀壞的他，卻奮不顧身地投入環保運動的行列，只為了讓後代子孫擁有更喜悅、健康的未來。

心中認定的文學，是人間的文學

一九八四年，曾貴海以詩作「眼鏡」，獲頒「吳濁流新詩獎」，他寫下：習慣地拿下眼鏡 才就寢 夢中的世界 一幕幕閃現的情節 看得那麼清楚 往往因為真實得太美好，或太可怕 而悵然清醒 二十歲以後 一直是近視患者的我 以為鏡後的世界 就是真實的世界 每天忙著擦拭 那兩片玻璃水晶球



▲一群關心文化與生態的文友來到美濃鍾鐵民（左三）家聚會（右三為曾貴海）。

身為詩人的浪漫與柔情，從未因長年投身環保戰鬥而褪色。

不斷地鼓吹「綠色之夢」的願景

工業，雖然為高雄帶來了繁榮，卻嚴重影響了生活品質，造成污染的空氣、無法飲用的水，還有全國之冠的癌症發生率……。近十年來，曾貴海眼見大環境的環保問題已不能再等待，於是不斷推動各項環保運動，以期能適時發揮制衡

期待顯現美麗的新希望 而且，每過幾年

現實的折射改變了眼球的曲度 造成焦距的誤差 就換一副新的 儘管我這麼努力 仍然達不到

——南台灣綠色革命
詩中充滿了對環境保護的殷切期盼。

在創作、行醫與環保推動的角色互換中，曾貴海展現出過人的溝通、協調及行動力，幾乎沒聽過他說悲觀的語言，讓人對他過人的情緒智商深感佩服。從小，曾貴海習慣透過書籍來找尋心靈的樂園，並著迷於「存在主義」的思想，以慰身在戒嚴環境的壓抑；學生時代，他曾發表〈煙囪的自由〉等詩作，藉此訴說個人對精神縛綁的哀愁，也漸漸萌生了追求民主、自由的「在野」思想。

長年來，曾貴海的創作始終與大環境的脈絡緊緊相扣，他強調，「心中認定的文學，是人間的文學；所以寫底層的社會、環境的污染，寫原住民、妓女等，題材永遠離不開生活的面貌。」曾貴海位於佳冬六根庄的老家，曾經經營許多

的效果。

從最早組織的「衛武營自然公園促進會」開始，他就不斷地鼓吹「綠色之夢」的願景，並成功地遊說軍方將市中心六十六公頃的軍營改變成自然公園，讓大高雄擁有一座宛如肺臟的綠意空間；此案目前已進入立法的程序，並獲得朝野一致的認同，相信很快就能具體落實。為了取得各方對「衛武營」的共識，曾貴海以說理、說服及拜訪的方式進行，「因為我們有理，在遊說活動時充滿自信，也懂得適度的尊重對方」，充分展現其協調的能力，也樹立了環保運動的柔性典範。

愛河是高雄市內唯一的河流，卻因長期污染而成為惡臭之水。為了整治河川生態，恢復愛河的生機，協會決定提出「愛河公園」規劃案，同時舉辦了單車走河活動，並透過解說讓市民了解愛河的典故、環境生態及目睹河川污染的過程。曾貴海認為，「只有透過居民自發性地響應環保運動，才能掌握與政府溝通的優勢。」所以一場場的環保運動，也等同是一場場充滿文化洗禮的深度之旅。



▼在「遠東第一大橋」的古蹟前短暫停留，鐵橋的空間，就像是時間的甬道，讓曾貴海回想起通勤上學的久遠記憶，還有沿線曾經的美景。（攝影／林枝旺）



▲詩人曾貴海來到高雄西子灣海邊，傾聽詩的泉源——海浪的聲音，與海對話。

年的派報業務，他也因此幫家人送報直到大三，觀察了許多人的生活景象，更讓他筆下的人物活靈活現，彷彿他也經歷其間。

採訪時，曾貴海帶我們走過他成長的街道。走著走著，看見街頭轉角的一株夜合花，不禁讓他想起近期以客家語寫成的《原鄉·夜合》詩集，他說，「夜合花是種夜晚才會香的花，最能代表客家女性的特質。」白天，客家婦女緊裹著身體下田工作，夜合花也無香無味並含苞不開；夜晚，當客家女性散發柔情與甜美的時刻，也是夜合花盛開並瀰漫芳香的時段。聽著曾貴海描述夜合花與客家女性相對應的細膩，可以感受他

▲高屏溪的泣血哭喊

近三十年來，高屏溪受到嚴重的污染破壞，已面臨了幾百萬年來的生命終結危機。由於流域廣及高雄、屏東等縣市，沿岸又養殖豬、鴨污染河床，加上盜採砂石、傾倒廢料的事件不斷，儼然就像是「隻多頭的河怪」讓「保護高屏溪綠色聯盟」覺得杯水車薪。近年發生的「口蹄疫」及「長興傾倒毒廢料」事件，都一度引起各方對高屏溪污染的正視，可是污染仍在「新聞熱潮」過後，繼續進行著。

近期出版的《被喚醒的河流》，就完整紀錄了曾貴海推動「保護高屏溪」運動的紀錄與反省。書中寫著：「高屏溪兩岸的人民把土地上所得到的利益都變成自己的，把最骯髒最沒有用的東西留給河流。我們在政治解嚴後，並沒有讓大地山河解嚴，對人類以外的生命都不尊重。當有一天這條大河死亡的時分，我們也不能在這裡生存，那時候才會想到這條河是提供我們生存的最重要的母親。」透過這些陳詞，可以感受到曾貴海溫和卻充滿力量的吶喊。

建設的腳步，永遠趕不上破壞。當高屏溪的水不再清澈，枯水期的水質不能達到標準、流域裡的濕地逐漸消失、萬物的生命力逐漸萎縮，就是河流瀕臨死亡的時刻。在紀錄片「看河——人與水的世紀對話」中有段旁白：「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條河/它曾經清澈美麗/群魚穿梭/流過世世代代/……/我們

思考的不只是河流的問題/而是我們共同的出路/我們一齊來高屏溪/去尋找生命之河/到貪婪之河的過程/……如果我們相信/土地沒有河流就沒有生命/這一切的改變/卻必然與我們有關」。

去年八月一日，當環保團體將高屏大橋喻為「倒數計時的災難炸彈」訊息登上報紙，並沒有獲得相關單位的正視；二十多天后，橋墩嚴重裸露的高屏大橋，果然因無力支撐而應聲倒地，成為跪在大河上哭泣的斷橋。曾貴海沈痛地說，「原本不想期待災難，而是等待大河復活的希望。」可是，少數人的力量，仍是有限的。

一天的傷痕之旅，也是文學之旅

從小港機場出來，就看著曾貴海帶著溫柔的笑意，獨自站在出口處，靜待遲到的我們到來。陽光在他的身後，笑容在他的眼前，看著這位投身環保且熱愛生命、文學的詩人醫師，心中泛起微妙的感動。我想，當一個人願意背離陽光卻帶著陽光般的笑意，勢必是個心性堅強且充滿自發熱力的勇者。

在人權專家蔡明殿與曾貴海的帶引下，我們開始了一天的傷痕之旅，也是文學之旅。從高雄到美濃的路上，我們看見高屏斷橋、看見整片綿延的布袋蓮，還有無數的農民仍取用這條污染的水源灌溉蔬果、養殖魚苗……

在「遠東第一大橋」的古蹟前短暫停留，鐵橋的空間，就像是時間的甬道，讓曾貴海回想起通動

上學的久遠記憶，還有沿線曾經的美景。看著老式唯美的鐵路映照在污染的溪流旁，只見人造的鐵道猶在，而原本不應改變的自然美景，卻已蕩然無存。另一個百年建築「自來水廠」，也給人相近的感受，看著水廠內的老建築，都被時空染上了充滿「藝術」的色彩，另一端卻長滿了危害生態的布袋蓮，更是一種人造唯美、自然醜陋的反諷。

來到美濃與鍾鐵民會合，一起品嚐美濃特有的板條、野蓮、野草，吃著這些外地不易吃到的野生蔬菜，感覺別有一番滋味。一行人隨鍾鐵民到「鍾理和紀念館」，看著館內充滿歷史追憶的老相片，紀錄著鍾理和的一生，也看到後代子孫及文化界友人對文學傳承的用心。在二樓的展場中，則密布著當代作家的手稿及相片，看著牆上滿滿的作家身影，其中也有曾貴海長髮飛揚的神情，不禁對這股因文學而聚合的力量，感到動容且敬佩。文學的腳步，都是各人寂寞的旅程，而今完成的作品，卻可以聚攏同樂，真是一件人間美事。

在短暫的賞花、喝茶之後，一行人走往「台灣文學步道」。文學步道是曾貴海的構想，他描述：「文學步道是一條

可以沈思冥想的道路/走在這裡/透過台灣歷代作家的行誼語子/提醒人與文學寬厚深邃的思維/重新審視周遭的人與事/循思自己的生命……」感受走在文學步道上的意境，再想起一行人為了美濃「反水庫」、「反垃圾焚化爐」的長年心苦，就格外覺得「文學」是他們努力不懈的最佳靈藥。「沒有土地，哪有文學？」是曾貴海的心聲，也是他生活的吶喊。

五十歲的台灣男人的心事，還有詩情

如今的曾貴海，身兼「台灣南社社長」、「文學台灣雜誌社長」、「鍾理和文教基金會董事長」、「高市綠色協會創會理事長」及「信義醫院副院長」、「跨黨派小組成員」等職務，加上他每晚都有例行的門診，不禁要佩服他旺盛的工作力。陪他回佳冬的老家探望母親，只見老人家爽朗的笑聲不斷，並殷勤地為我們倒茶、送水果，可見她已經有一陣子看不到兒子了，對偶而回來的孩子難掩喜悅的情緒。

為了趕上夜間門診的時間，我們還是無法陪伴曾貴海的母親太久，在走訪鄰里的街道後，就踏上回高雄的旅程。

▼文學的腳步，都是各人寂寞的旅程，而今完成的作品，卻可以聚攏同樂，真是一件人間美事。(攝影/林枝旺)

